

电影文学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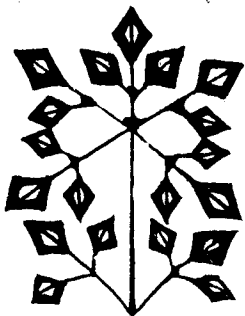
# 道是无情胜有情

——根据朱苏进小说《射天狼》改编

陆柱国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 道是无情胜有情

——根据朱苏进小说《射天狼》改编

陆柱国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5 北京

1035727

道是无情胜有情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 1092毫米 1 / 32 印张：2 $\frac{1}{8}$  插页：2 字数：39,000

1985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统一书号：10061 · 479

定价：0.65 元

## 内 容 说 明

炮兵连长袁翰一想到家中老婆孩子无人照料，责任田无人耕种，心里就象有人进行拔河比赛一样。但是，为了部队的建设，他克制着退伍思想，忍受着一女病死的痛苦，带领全连从难从严进行训练，终于改变了后进面貌，荣立了三等功。这个剧本写了袁翰对祖国、对部队、对战友、对亲人的深情，在矛盾的交叉点上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下级指挥员形象。

责任编辑：王中成

封面设计：何 茜

DF50/02

枝条摇曳的相思树。

透过稀疏的相思树林，可以隐约看到被伪装网覆盖着的炮兵观察指挥所。

炮兵观察指挥所内。

三连长罗怀牧，高高的颧骨，厚厚的嘴唇，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油一样的汗珠在他那黑中透黄的宽额头上闪闪发亮。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情绪，近似口吃地下达着射击命令：

“一零一号目标！”

轻微的咔哒一声，罗怀牧不禁为之一惊。

罗怀牧的背后，身材魁梧得令人惊奇的团长颜子鹄，掐住了大巴掌里的秒表。秒表的绿色丝带绕在他粗壮的手腕上。他浓眉微蹙，目光严峻地扫视着观察所里正在忙碌的人们：

蹲在地下、屈背低头对准耳机的电话兵；

整个胸膛几乎压在图板上的计算兵；

由于眼睛紧贴着炮对镜，因此好象头上长出角来的侦察兵……

强烈的阳光透过伪装网，把不规则的光点和

轻轻摇摆的相思树的枝叶，象印花布一样印在绿色的军衣上，印在褐色的工事周围的复土上。

三连长下达命令的画外音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榴弹瞬发引信……二号装药……表尺三百五十六……基准射向向左零三十六……全连一发实弹装填……放！”

颜子鹄看了一眼秒表，不满意地摇了摇他的大脑袋。

蹲在地下的电话兵微微侧过脸来，向罗怀牧复诵来自阵地的信息：“发射完毕！”

罗怀牧大声命令侦察兵：“注意观察四发弹点！”

颜子鹄把秒表放进上衣口袋里。这时，参差不齐的炮弹出膛的声音方才传了过来。

“嘿！煮饺子了！”颜子鹄慢慢举起了望远镜。

炮弹在空中掠过时的唿哨声。

颜子鹄把望远镜贴在眼前。

目标区爆光闪烁，浓烟骤起。

颜子鹄姿势不变地大声问：“罗连长，怎么缺了一发！”

爆炸声连续传来。

罗怀牧向电话兵：“要阵地！”

“有了！”颜子鹄的目光仍然盯着目标区。“偏弹！好家伙，十万八千里！”

目标区右侧的黑石山坡后面窜出了一股烟柱，接着，象掉了队一般单调的爆炸声，沉闷地传了

过来。

观察所里，蹲在地下的电话兵、报话兵、计算兵，忽的一下全站起来了。脱口而出的惊叫，各式各样，南腔北调：

“哟！”

“嗨！”

“啊？”

“呀！”

颜子鹤铁青着脸，高声命令：“查图，找出落弹区！”

罗怀牧脸色灰白，望着颜子鹤。

颜子鹤：“停止射击，炮手脱离炮位，逐炮检查！”

罗怀牧立即转向电话兵：“停止射击，炮手脱离炮位，副连长逐炮检查！”

年轻的侦察班长递过一张地图，食指尖指着其中一点：“报告团长，落弹区在这儿——一块稻田！”

“小车！救护车！”颜子鹤的声音压得很低，而且面部表情显得特别冷静，只不过，紧攥在他左手里的一根竹棍，朝地面狠捣了两下。

一辆敞篷小吉普和一辆救护车在被太阳烤得汗津津的柏油马路上疾驶。

路旁的山坡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剑麻、龙舌兰，紧贴公路，一排排小叶桉下面，穿着花上衣、打着赤脚、背着竹筐的小姑娘们，停下手里

正在扒树叶的竹箍，注视着这高速驶过的车辆。

坐在敞篷吉普车前座上的颜子鹄，双手抓牢面前的把手，急风把他的军上衣吹得鼓胀了起来。由于没戴军帽，他那剪得很短的花白头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一面注视着迅速后滑的田野，一面颠颠簸簸地说：“我可算交了好运了！刚刚上任，你们三连就送给我一份这么精彩的见面礼！”

吉普车的后座上，罗怀牧向前倾着身子，愁眉苦脸地在颜子鹄耳旁诉说：“团长，我们上半年的训练全被冲了！检查卫生，检查营房，检查猪圈，检查菜地——”

“别强调客观！”颜子鹄把三连长滔滔不绝的话头打断。

“不是强调客观，是反映事实。这半年，正式的、非正式的检查有二十多次，可检查训练的，没有一次！”

颜子鹄为之一震。

罗怀牧越说越有气：“为了应付这些苛捐杂税，哪一次我们都得全力以赴！”

“你胡说什么！”颜子鹄不悦地瞥了后边一眼。

罗怀牧顽固地重复着：“苛捐杂税，就是苛捐杂税！”

颜子鹄：“主观原因呢？”

罗怀牧不语。

颜子鹄：“一点也没有？”



罗怀牧满腹牢骚与委屈地：“有！连长无能！”  
说罢，身子向后仰去。

颜子鹄脸颊上的肌肉一阵痉挛，眼看他的脾气就要发作了。但是，公路上一坨坨新鲜的泥巴，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命令身旁的司机：“停车！”

小吉普减速，向路边靠去。颜子鹄站起来，注意观察公路的两侧。

稻田里有个刺眼的弹坑，好象一幅画面金黄的美术品，被一个恶作剧者用香烟头烧了个黑窟窿似的难看。距离弹坑四十米左右，长满草藤的田埂上，躺着一个妇女。她身旁有一个装满了猪草的竹筐和一方蓝色头布。

“那儿！”颜子鹄指着负伤的妇女。

救护车上跳下两个军人，一个提着药包，一个扛着担架，飞也似的跑了过去。

罗怀牧两腿发软地下了吉普车，跟在拄着竹棍、大步向前的颜子鹄的身后。

被炮弹炸伤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疼痛和惊吓，面色苍白难看。军医正在为她包扎伤口。

颜子鹄走近。仍然半跪在地下的军医仰脸报告：“没有伤到血脉和骨骼！”

颜子鹄弯腰询问：“老太太，您姓什么？”

军医已经包扎完毕：“她现在神志不清。”

颜子鹄：“马上送医院！”

军医和卫生员把老人抬上担架。

颜子鹄拣起竹筐和蓝包头布，递给罗怀牧：  
“你赶快找一找老人的亲属和公社的领导同志。”

罗怀牧接过竹筐和头布。

“车子很快就来接你们！”颜子鹄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他们一前一后向吉普车跟前走的时候，颜子鹄头也不回地说：“这块包头布，咱们买下来，出高价也行。把它挂到你们三连的俱乐部里，和奖旗、奖状挂在一起！”

罗怀牧不声不响地低头听着。

颜子鹄跨上了车，忍不住转过脸冲着罗怀牧说：“这不能说明连长无能，只能说明连长失职！你坐下来三天，好好给我找找原因！”然后吩咐司机，“炮阵地！”

三连炮阵地。

四门榴炮连成一列，在阳光下无声无息地挺立着。各班战士围坐在自己火炮后面的树荫下，议论着什么。

阵地的通路出口处，小吉普颠簸而至。

个子不高，但结实得象用生铁铸出来的三连副连长李猛跑步来到车旁。

颜子鹄边下车边问：“查出原因没有？”

李猛：“三炮方向错了一百密位。”

颜子鹄吓了一跳似的：“多少？”

李猛：“一百密位！”

颜子鹄冷笑一声：“亏你说得出嘴！”

李猛的脸涨得发紫，低下头去。

颜子鹤：“主要原因？”

李猛：“瞄准手看错了分划。”

颜子鹤的竹棍往地下一捣：“喊他过来！”

李猛高声：“马卫东！”

马卫东完全是个孩子：尖尖的鼻头；脸颊上胎毛似的汗毛里，长着几颗雀斑；眼睛很大，可是充满着稚气。一听到副连长喊他，便心惊肉跳地在树荫下站起。

三炮炮长（亦即三班班长）刘旺，嗓门粗哑地警告他：“做好充分准备，团长那里没有好‘果子’吃！”

吉普车旁，颜子鹤自言自语似的：“把瞄准镜交给一个娃娃，你们可倒放心！”

李猛：“用人不当，这责任应该由我承担。”

颜子鹤把脸一侧：“你承担又怎么样？能把那一发偏弹给我拽起来？”

一声胆怯的“报告！”马卫东离得好远就已经立正敬礼了。

颜子鹤走过去，把马卫东的右手从帽沿那里移开：“稍息听着。”

马卫东吉凶未卜地望着团长。

颜子鹤和颜悦色地：“咱们天天喊，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可你今天，第一发炮弹就把一个母亲给打伤了！”

马卫东哆哆嗦嗦地：“我，我，我可不是故意的，团长！”

“怎么办呢？”颜子鹄想了想，“这样吧，你坐上车，找到你们连长，然后再到医院去。当面向那位大娘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就象侍候自己的亲娘一样，你在那里好好侍候她老人家一段时间。”

马卫东：“班长让我写检查，马上写。”

颜子鹄象父亲对待儿子那样，拍了拍马卫东的肩膀：“这也是检查，用行动来检查，比书面检查难写得多！”

马卫东敬礼、转身，向吉普车走去。

颜子鹄又转向了李猛，叮嘱道：“你们可别让这小鬼改行当一般炮手，他自己要求也不行！他还是三炮的瞄准手，下回实弹射击，还要他上！”说罢，转身向阵地指挥所走去。

李猛望着颜子鹄高大的背影，捉摸不透而又自认倒霉地长叹了口气。

阵地指挥所里。颜子鹄捧着耳机：“报告师长，我是颜子鹄。三连今天出了个大纰漏，明天轮到一连实弹射击了，可是一连连长袁翰还没归队，他超假超了足足半个月！师长您看，明天一连的射击，还打不打？”

耳机里传来师长的声音：“你的意见？”

颜子鹄：“我的意见，照打不误！垮了连长，不能垮掉连队。打好打坏是一回事，不上炮场，这

个连队的人心就散了！我们权当一连连长阵亡了！  
让一连指挥排长周鸣天代理连长，指挥射击！”

## 二

拂晓前的山间公路，一辆解放牌卡车在小心地行驶——这就是一连的指挥车。

驾驶室内。一连指挥排长周鸣天的膝盖上铺着一张军用地图，手指夹着一支管状照明灯。他低头看看地图，又探头辨认一番公路旁墨堆似的山影。

三十岁已经出头的驾驶班长（志愿兵）稳健地转动着方向盘。

周鸣天把头从车窗外缩回：“驾驶班长，我心里头老是扑腾扑腾的！”

驾驶班长微微一笑：“咱们连长头一回指挥实弹射击的时候，心里头也扑腾扑腾。可他当时一点也不对我透露——怕影响我的士气。”

周鸣天：“我新兵蛋子，怎么能跟咱们连长比？”

驾驶班长以长者口吻回答：“不能跟连长比，还不能跟连长学？”汽车忽然减速，他身子往前一倾。

周鸣天手里的照明灯把膝上的地图戳了个洞。他又把脑袋往车窗外一探，大声向前方吼道：“找死啊！”

驾驶班长惊讶地：“喂、连长！”

在车灯的照射下，一个提着又大又瘪的旅行

袋的军人，出现在公路转弯处。他由于偏着脸躲避刺眼的光芒，脚步歪歪斜斜，差点跌进路沟里去。

“停车，快停车！”周鸣天用高兴得变了调的声音吩咐。

卡车的大灯熄了，淡黄色的雾灯仍然可以勾划出一连连长高而匀称的轮廓。

周鸣天跳下车，向袁翰奔去：“连长！”

车上的战士纷纷呼叫：

“连长！”

“连长回来啰！”

周鸣天一把夺过了旅行袋：“连长，快上车！”

袁翰好象还没有反应过来似的，用非常倦怠而沙哑的声音问：“上哪儿去？干什么？”

周鸣天：“实弹射击呀！目标区还是天马山北面那个山包包。昨天我提心吊胆，一宿没合眼。快点，到车上向你详细汇报。”

但是，已经晚了。随着两道雪白的灯光，一辆吉普车驶近，并嘎然刹住。

车灯熄了，发动机仍未停转。颜子鹤瓮声瓮气地质问：“为什么停车？”

周鸣天急忙回答：“我们连长归队了！”

袁翰正一正军帽，上前敬礼。

颜子鹤已经下了车，他毫不客气地用手电筒照了照袁翰的脸。

袁翰消瘦而疲累，尘土使他的眉毛变成了灰色；深深凹下去的双颊，胡髭丛生；干燥的嘴唇，

出现了裂痕。当灯光照射的时候，他微蹙眉头，不甘心地眨了眨眼皮。

颜子鹄：“袁翰同志，你超假半个月，什么原因？”

“老婆生孩子。”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个我知道，你在请假报告上写了。我问你为什么超假？”

袁翰不语。

“说呀！”颜子鹄催促着。“说嘛！”

袁翰不慌不忙地：“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好吧，你等待处理！”颜子鹄抑制着愤怒，上车，“实弹射击仍然由周鸣天同志指挥。任务不变！”重重关上车门：“开车！”

袁翰用手掌扇着扑面而来的灰尘，问道：“这是谁？好神气！”

“团长，新调来的！”周鸣天回答。“听说抗美援朝的时候是炮兵英雄，六四年大比武的时候是炮兵尖子！”

“可惜！”驾驶班长插话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把他的腿打断了。你没看见，他手里离不开那根竹棍儿！”

袁翰又从周鸣天手里夺回了旅行袋：“你们走吧！”

周鸣天：“你呢？”

“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儿歇一会，等你

们回来的时候，把我捎回去！”

“这……”

“我是编外人员！”袁翰赌气地说。然后又用命令的口吻催促道：“快上车！团长保准掐着秒表在前面等你！”

周鸣天望了望连长，遗憾地坐进了驾驶室。

汽车启动了，袁翰突然追了两步，跳上车踏板，扒着车窗向指挥排长交代：“你千万记住，一不抢时间，二保证精度。实弹射击比咱们平时训练还容易，就是带个响儿。只要不慌，一定能打好！”他跳下车来，一边招手一边说，“一定能打好！一定能打好！”这两句已经是向车上的战士们大声祝愿了。

“连长，给你雨布！”一块雨布从车上扔了过来。

驾驶室里，周鸣天纳闷地：“你说连长为什么要超假？”又埋怨地，“他超假干什么？”

驾驶班长：“你没结婚，还不懂什么叫老婆！”说罢，用力踩了下油门，汽车加速向前冲去。

黎明。

高地上的棵大榕树，在晨曦中宛如一幅经过加工的精致的剪纸。袁翰的形象皮影儿似的出现在大榕树下。

他疲惫不堪地倚着树干坐在雨布上，手指僵硬地打开身边那只干瘪的旅行袋，取出军用水壶，摇了几摇，听声音水已不多了。他仰起脖子，贪婪地把它全部灌进嘴里，然后长喘了口气，合上眼睛。



……一位清秀、瘦弱的年轻女人，散落着头发，斜倚在床边，失神地望着胸前一对孪生婴儿。这就是浮上心头便难拂去的袁翰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形象。

袁翰俯下身去，脑袋越过妻子的肩膀，象瞧精密军用地图一般，仔细瞧着两个女儿玩偶似的小巧玲珑的鼻子、耳朵、嘴巴以及那天鹅绒般柔软而又乌亮的头发。他用拙笨的、军人特有的那种爱怜的口吻说：“你们姐儿俩一块来，害得老子连独生子女证也捞不到手！”

妻子侧过脸来，鼻尖几乎触到了丈夫的耳垂：“你要走，抱一个去。我养活不了这么多。血给她们喝也不够。”

这好象开玩笑而又并非开玩笑的几句话，袁翰听起来感到特别心酸，他抱歉似的勉强笑着说了句：“看你说到哪了！”便离开床边，坐到一只小木凳上。

妻子仍然背向着他，低声诉说着：“一年十二个月，可你只能给我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也老是想着：你要走了！你要走了……”

袁翰双手支着下巴。思索着如何答复妻子。

妻子的画外音：“……往年你走了，扔下我一个，再艰难的日子，我也能熬过去。今年你一走，扔下我们娘儿仨！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她们养大……”

袁翰站起来，又走回到妻子身边。